



写评论如同扎篱笆，要扎得赏心悦目，让路过者与围观者挑不出刺。

□ 韩浩月

变局

寻找民乐出圈的密码



浑元



陈依妙

《兰陵王入阵曲》在B站收获近1280万次播放，当时的演奏者身穿北齐时期形制的汉服，画面还参考了北齐墓葬出土的陶俑和壁画。年轻人在看民乐的时候，目光究竟聚焦在哪里？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不久前，河南卫视的《水下洛神》惊艳全场。其实啊，同时推出的另一个节目《兰陵王入阵曲》，以一把琵琶讲述了唐代乐师的悲欢离合，同样吸引了不懂民乐也来追剧情的观众。这首琵琶曲，此前已在B站收获近1280万次播放，当时的演奏者身穿北齐时期形制的汉服，画面还参考了北齐墓葬出土的陶俑和壁画。

在B站上搜索关键词“民乐”，播放量最大的视频《权御天下》，是一首古筝与鼓的和鸣，演奏者身穿汉服，画面中还混剪了书法镜头，获得近1290万次播放和近3.5万条评论。《权御天下》并不是一首传统的古筝曲，最初是由电子歌姬洛天依演唱的原创歌曲，还曾在讲述二次元民乐的电影《闪光少女》中出现。

在民乐进入年轻人的视野之前，一个在互联网上更活跃、更受欢迎的品种是古风音乐。虽然被称为“古风”，事实上融合了中国元素和二次元文化的内容，而这也似乎是当下民乐出圈的密码之一。

民乐真的出圈了吗？年轻人在看民乐的时候，目光究竟聚焦在哪里？

汉服、动漫、流行音乐，连猫咪都上场了

上海纽约大学的大三学生朱彦儒，从幼儿园开始学二胡，上大学后还在学校创办了一个民乐团。除了自己演，他也喜欢看，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好玩，另一个原因是作为我们乐团演奏的参考。

早在高中做民乐社长时，朱彦儒就发现，因为演奏的曲目比较旧，一开始基本没人关注。为了吸引同学来看，他带

新书封面上，一老一少正在表演京剧的传统喜剧《双背凳》，老者扮丑角，是郭宝昌自己，少年则是他的孙子，充满了游戏感。郭宝昌说，自己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年轻人理解并爱上京剧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导演郭宝昌，人称“宝爷”，最为人知的作品是《大宅门》系列剧。郭宝昌今年81岁了，其实拍《大宅门》的时候已经是老年，我现在是从老年步入了老年。很多人看了《大宅门》觉得好，但可能忽略了剧中渗透的大量京剧艺术形式。

郭宝昌从5岁开始喜欢戏，是由衷地喜欢，既研究布莱希特，又研究斯坦尼，还研究梅兰芳。对于中国戏曲更是文武昆乱不挡，不管台上的事儿还是后台的八卦，他都了然于胸，生旦净末丑，老虎孩子狗，全在掌握。

看了70多年戏的郭宝昌，最近出版了一部新书《了不起的游戏：京剧究竟好在哪里》。新书封面上，一老一少正在表演京剧的传统喜剧《双背凳》，老者扮丑角，是郭宝昌自己，少年则是他的孙子，充满了游戏感。他说，自己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年轻人理解并爱上京剧。

中青报 中青网 电视剧《大宅门》中有很多京剧元素，后来你索性又导了一

文化观察

刑侦剧里，聪明人终于不悬浮了

□ 沈杰群

刑侦剧的叙事焦点和最大看点，是聪明人之间的高手过招。最近热播的刑侦剧，如《刑侦日记》《谎言真探》主角们的特质依然是聪明过人，但他们不只是高智商，更没有轻而易举一眼看出真相的逆天神力。而是，他们这些聪明人终于不悬浮了，走下神坛后反而更能引起观众的共情，并且作为正面主角，他们不单薄，个性鲜活有魅力。

作为绝对的正义、智慧担当的主角，他们既要成为剧中最具魅力的核心人物，又要引发观众强烈的现实代入感，还不能显得过于刻板无趣。

着社团的小伙伴，将民乐与流行乐曲结合，赚足眼球。后来在网上看民乐类视频时，他也注意到，用民乐演奏一些比较新鲜的曲目，比如用二胡演奏动漫主题曲，就能收获较多点击量。

用民乐演奏流行乐曲，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朱彦儒说，但他也担心，大家被吸引过来看这个视频，但最后喜欢的还是流行乐曲，而不是民乐。民乐被喧宾夺主，尽管关注度上升了，声音却依然微弱。

在朱彦儒看来，像自得琴社那样，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，就拿来说，流行乐曲要更有趣，也更有意义。国风乐团自得琴社将民乐演奏与古代装束结合，既演奏动漫类的《哆啦A梦之歌》，也原创了《长安十二时辰幻想曲》等曲目，演奏过程中还有猫咪等萌物出没，视频在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过亿。

浑元是一个00后，爷爷在豫剧团拉板胡，爸爸是民间的唢呐手，到了他这一辈，从小就拥有150万粉丝。浑元坦言，作为一名职业UP主，流量是必然要考虑的，在动漫二次元是主流文化的B站，以此为结合点的唢呐演奏，自然成为他的重点。

唢呐，在互联网上有着不仅接地气、还接地气的人设，与网络流行文化莫名契合。浑元上传的视频，用以唢呐演绎动漫乐曲为主，代表作《恋爱循环》获得了近800万点击量。粉丝评价：想用这个做闹铃铃声，醒了就迎接美好的一天，醒不来就当送自己一程。

民乐，甚至民乐中被人了解比较多的

唢呐，依然属于小众。如果只在小圈子里发展，转来转去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圈。所以我想，能不能先出圈，然后再谈发展。也许我的视频比较搞笑，但终于有年轻人看了。浑元说。

文化自信需要内容支撑，民乐正在成为一个圈

90后的肖萌萌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，专业和音乐完全不搭界，喜欢在网上看民乐类视频，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莫名的喜爱。无论是中央民族乐团等专业乐团的民族交响乐，还是《赛马》《百鸟朝凤》等经典民乐的演奏视频，亦或《孔子》《李白》等民乐配乐的民族舞视频，他都喜欢。

民乐不是阳春白雪，专业和非专业的观众都可以欣赏。近来有不少民乐相关的作品上热搜，被非专业观众围观，一方面是年轻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认识了民乐，进而喜欢上了民乐；另一方面，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，更多好作品被创作出来，也会让大家逐渐对民乐感兴趣。肖萌萌说，我相信这不是一股短暂的风潮，它会逐渐成为大众日常娱乐生活的一部分。

周雨思是问答社区知乎的音乐类答主，从事音乐审美的普及工作。她身边的年轻人，有汉服圈的、二次元圈的，还有认准国潮品牌买买买的。周雨思觉得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在网上看民乐类视频作为一种娱乐方式。生活内容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外化体现，他们需要更多优质内容来支持这种自信。

年轻人永远是走在社会最新潮、最前沿的一群人，他们也必然在文化自信这份

事上有更突出的表现。而民乐正在成为一个圈。周雨思说，我们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。

00后陈依妙出身二胡世家，爷爷、父亲都是著名二胡演奏家。她从还没记事起就学二胡，当时身边的小朋友更多的在学钢琴、小提琴等西洋乐器。2020年初，陈依妙开始上传自己演奏的视频，当时所有演出都取消了，学校上的也是网课，我就想能不能在网上做一些事。

纯民乐演奏，可能无法抓住当下年轻人的审美，跨界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推广方式。喜欢看我的视频的人，肯定是喜欢音乐的，不一定是二胡，但一定喜欢音乐。然后，其中肯定也会有喜欢二胡的吧！陈依妙说。目前播放量高达360多万的一个视频，是她将路边听到的建筑工人劳动时的声音变成了一首曲子。弹幕评价：艺术源于生活。

找到民乐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密码

在陈依妙看来，不同时代的氛围决定了一件乐器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密码。在爷爷小时候，二胡的形象是悲悲切切的，这也是旧时代人们的生活写照。现在，国潮正兴，二胡完全可以演奏一些年轻有活力、符合时代特征的音乐。我也在创作一些乐曲，来改变对二胡的听觉体验，让大家知道二胡有另一面。

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。爷爷那一代，交流艺术的方式是一出出的戏，爸爸那个年代，就是一台台的晚会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在互联网上传播民乐视频，把自己的想

法通过网络传递出去，这种形式可能会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。陈依妙说。

周雨思坦言，相比汉服、动漫，民乐要获得年轻人的喜爱，难度更大，汉服可以穿，二次元可以cosplay，都是有抓手的东西，但是民乐呢，大部分人不能上手演奏，有时候也不太懂。

有句话说得比较多了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其实在国外，民乐有一种“谜之光环”。我在留学的时候，给外国同学看民族化的音乐，比如长调、呼麦，他们都很感兴趣。周雨思提到，由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发起创立的丝绸之路乐团，成员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20多个国家，其中也包括中国音乐人吴彤。吴彤不仅参与音乐创作和改编，还要进行笙、唢呐等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。这个乐团曾获得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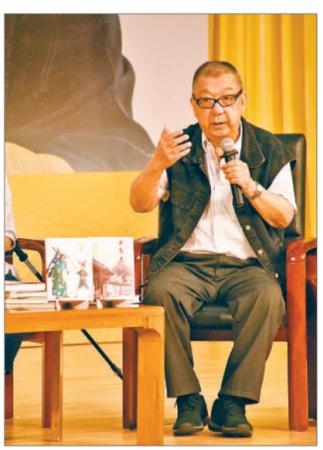
相比民乐的“墙外香”，目前国内最受年轻人关注的IP，可能还是2019年年尾，在B站跨年晚会上一鸣惊人的方锦龙，据说也是那场年轻人的狂欢中，收获膝盖最多的人。

民乐需要打造IP，比如方锦龙，就已经成为一个IP，有点有梗，收获大量粉丝。周雨思认为，在大众对民乐的认识还比较局限的时候，首先要有“爱豆”来吸引目光，才有机会普及。

尽管大部分人来看浑元的视频是为了娱乐，但基数大了，总会有惊喜。目前有那么十几个人因为看了我的视频，动了学唢呐的念头，回来问我初学应该买什么调的唢呐，有什么注意事项。每次遇到这些认真的粉丝，浑元都特别高兴，耐心地一一讲解。

专访

郭宝昌：京剧是个了不起的游戏



郭宝昌

部京剧《大宅门》？

郭宝昌：我儿子在外企工作，接触的外国人很多。我排的话剧《大宅门》，他带外国朋友看过三遍，可我排的京剧《大宅门》，他一开始一眼都不看，太过分了！做爸爸的不管排个什么，做儿子的总应该看一看吧，可他就是不看。后来有一年，儿子的德国朋友一家来北京，尝遍了北京美食后，还提出要来看京剧，他只能陪同。那天，他们看了一折《大保国》，一出《泗州城》。他

看傻了，哇，京剧这么好看。

我在创作京剧《大宅门》的时候，不但要把时代观念注入传统京剧，创作出观众能够接受的、带有现代意识的传统京剧，更重要的是把年轻人弄进剧场，不看怎么知道不好看。当然，如果他们觉得上当受骗了，也可以在网上一骂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为什么把京剧称之为游戏？

郭宝昌：什么是游戏？李白的《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》，这个竹马就是儿童游戏，最终演变成了台上的马鞭。我小时候看完戏回来，经常和一些小朋友，用浆糊把老玉米须子粘嘴唇上当胡子，用毛笔在额头上画几道当花脸，拿根插火炉的“铁筷子”当马鞭，游戏啊！

京剧表演艺术，好像是特别适合孩子的游戏，但又不是特别属于孩子们的。我就像从游戏出发，探索我们京剧在200多年的形成过程中，一代一代的老艺人们，怎么在舞台上，把游戏做得越来越精致、越来越高级。

我说京剧是游戏，有人说不是。有很多美国朋友跟我讨论，说“游戏”翻译不成英语，因为中国人说游戏不仅是玩儿，而是游戏人生和人生游戏。所谓的戏曲程式化，不就是游戏吗？真正把玩儿做到那么高的艺术境界，游戏就有了审美与精神世界的第二属性，就带有哲学意味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在其他艺术表演中也有程式化的东西，京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

郭宝昌：京剧舞台上那些大师们的游戏心态，是独一无二的。京剧有国粹，也有国渣，我进行了逆向思维。很多你们觉得渣的东西，它恰恰是精华。

马派老生创始人马连良，一次演《龙凤呈祥》时，他演乔玄，李多奎演吴太。在甘露寺相婿一场，大将贾化上场时有一段摘卸兵器的表演，坐在后面的乔玄、吴太后没戏。俩人居然聊了起来，马连良问，中午吃的什么；李多奎说，饺子；什么馅儿；茴香。这时，贾化进来了，俩人立刻入戏。

这种台上跑戏的奇闻，叫什么叫表演流派。无论哪个角度，台上随意聊天，即便没戏，即便观众没听见，都不可以。但是我们换一种思维，为什么京剧演员可以在台上如此自由地出戏入戏，这用什么表演流派的表演方法和规则都说不清楚，这是京剧演员极其特殊的表演体系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在讨论京剧艺术游戏性的时候，为什么专门讨论了京剧是国粹还是国渣？

郭宝昌：我在书中谈到很多老艺人的恶习，比如台上阴人、误场、耍大牌、抢戏、饮场。有些本是戏，却变成了粹，比如男旦；有些本是粹，被误当了渣，比如丑角抓眼挂须；有些虽然渣，却可以从分辨出粹，比如演员在台上不严肃而出戏，等等。

过去，我们从未想过渣有什么研究价值，但是如果逆向思维，从舞台整体性的

角度来看是渣的表现，反而是我们解读京剧美学的财富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会不会担心自己的观点过于新鲜而不被认可？

郭宝昌：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各种理论的书我看了上百本。几十年来，我们跟着西方理论后面跑。我问过好多人剧行家，觉得自己的表演是什么流派？有人说：是体验派，有人说：是表现派，有人说：是体验+表现派，说了半天还是西方理论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用中国话说，他说，这不是找不着吗。为什么要去找，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。

我的游戏说，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说是一种理论。我只是试图开辟一个言说京剧审美逻辑的出发点。我的观点可能很叛逆，很可能不被一些人承认，没关系，你提出反对意见就好了，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没有人反对。我特别希望有人跟我辩论，因为好多事情现在真的还不清楚。我这一代人完不成，就下一代，京剧的博大精深不是一两代人就可以做完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对京剧艺术有什么总结吗？

郭宝昌：芜杂万象，千奇百怪，流光溢彩，游戏心态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下一步你有什么新的计划？

郭宝昌：我还想拍新戏，还想写小说，芭蕾舞《大宅门》还想请我导戏，想法太多了，我都想不过来了。

永远所向披靡、大开金手指的主角不免让人厌倦，如今的刑侦剧里，我们喜欢看的聪明人，要有现实、务实的可信依据。

择行凶，当凌然与陈虎等人深入侦查后，却发现案件背后另有隐情。故事中罪犯周若君为保护女儿而触犯法律，认为善意的谎言有时候可以拯救一个人的一生。为了保护好未成年人隐私，最终法院采取不公开的审理形式，不少观众被这个情节戳中泪点。

刑侦剧里聪明人不悬浮的另一个关键点是，他们维护公平正义，是为了惩治犯罪之人，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好那些无辜的弱势群体。

刑侦剧的聪明人落地，或许也体现了如今现实题材影视剧作品的创作趋势：茫茫人海中那些走在前面，或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人，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神。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非常自然地作出了一种抉择。

2001年，我开始给媒体写评论。那段日子心情每天都是激越的，每一个字落下来，都带有跳跃的姿态，每一分情绪都显得真挚、真诚，一旦发现掺杂了点杂质，自己都觉得别扭。

一入评论深似海，到现在，我写评论已经有20年整了，当年一起写评论的朋友，绝大多数都已转行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，还在每周写评论，和一茬儿茬更年轻的评论员，混在不同的版面和网站评论频道中。

仔细想来，也并没有孤独的感觉。这或是评论写作的魅力所在，哪怕文字再理性、平静，在写下它们的时候，内心都是心潮起伏、波澜壮阔的，要挡住那些风，按住那些浪，要在喧闹之中，尽量让自己的话语清晰明朗一些。

为什么要写评论这么久？坦白说，我是享受这种不断克制自己的过程，写评论如同扎篱笆，把周围扎得严严实实，不要有形式上的杂乱无章和逻辑上的自相矛盾。

篱笆要扎得赏心悦目，让路过者与围观者挑不出刺，而在篱笆的内部，无论作者心里怎样兵荒马乱，都要把那一个汉字如排兵布阵般一一安排好，让它们整齐到达队列当中，找到各自准确的位置，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
写评论对我来说，是一种治疗。一个过于感性、敏感的人，容易被其他体裁的文字所控制，所伤害到的，但评论不一样，评论要求你无论是喝醉了、失眠了、孤独了、绝望了，都要在你拿起笔那一刻恢复理性，用镇定、开放、包容的心态，审视放在眼前的题目，逼迫自己做一个清醒的人，尽量不要让笔下的每一个字变形走样。

一篇评论完成、发表，它便独自去了，成了别人眼里的景观，而放它远去的写作者，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短暂休息一下，回到现实生活里，当一个俗人。

那么，写评论，就不俗气了吗？率率地说，我觉得，是的。无论外界如何看待评论写作这个群体，不管一些电影、小说如何编排评论家们的不堪形象，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，写评论让我觉得快乐，这快乐来自于表达欲的释放，写评论让我成长，这个成长如同攀登楼梯，虽然没有尽头，但每一天都可以明确地知道自己又在梯子上爬行了

一步，写评论让我安静，这个文体的写作，加快了个人思想的循环与淘汰速度，可以把杂质及时地排除出去，留下的虽不尽然是清激，但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评论写作者，是无法忍受浑浊的。

你看，说了这么多，写评论为的都是自己。是的，我觉得，评论写作在影响他人方面，是不能作硬性规定与要求的，尤其是在这么一个观点多元、众声嘈杂的时代，影响他人，变成了一份特别艰难与奢侈的工作。似乎不再被接受，在一个大家都自说自话的社交媒体环境下，个体发声者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喇叭。

每年高考时节到来的时候，我都洗干净手，坐在书桌前，耐心地等待一个消息。当媒体的编辑第一时间获得高考语文作文题目的时候，会第一时间传来，接到信息之后，我会在几十分钟的时间里，交出同题作文。这样的任务，我已经完成了十余年。陪伴高考生们写作，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年轻时代，仿佛怎么做，也有了独特的意义。想告诉年轻人，你们考试的时候不孤单，有一群评论员，在考场外陪伴着你，他们虽然已届中年，但在抬笔写作的时候，内心依然莽撞得像年轻人，平时听话的笔，似乎又有些管不住了。

我羡慕那个初学写评论的年代。给喜欢的评论员写信，和一帮评论员好友喝酒，聊天说地，捧着印有自己名字的报纸，再读一遍。我知道，像这样的年轻人，依然有许多，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评论写作的光芒与魅力。

几年前的一天清晨，我在家附近的河边散步，看见阳光从天空照射下来，路边生锈的铁丝网，漂浮的黑色垃圾袋，还有狗尾巴草的绒毛，都罩上了一层光芒，当时便想到，万物都是有光的，当光芒照过来的时候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这便是这本书的书名由来。希望每一位读到它的朋友，都能够变成一个身上有光的人。

（《万物皆有光》自序，有删节）

